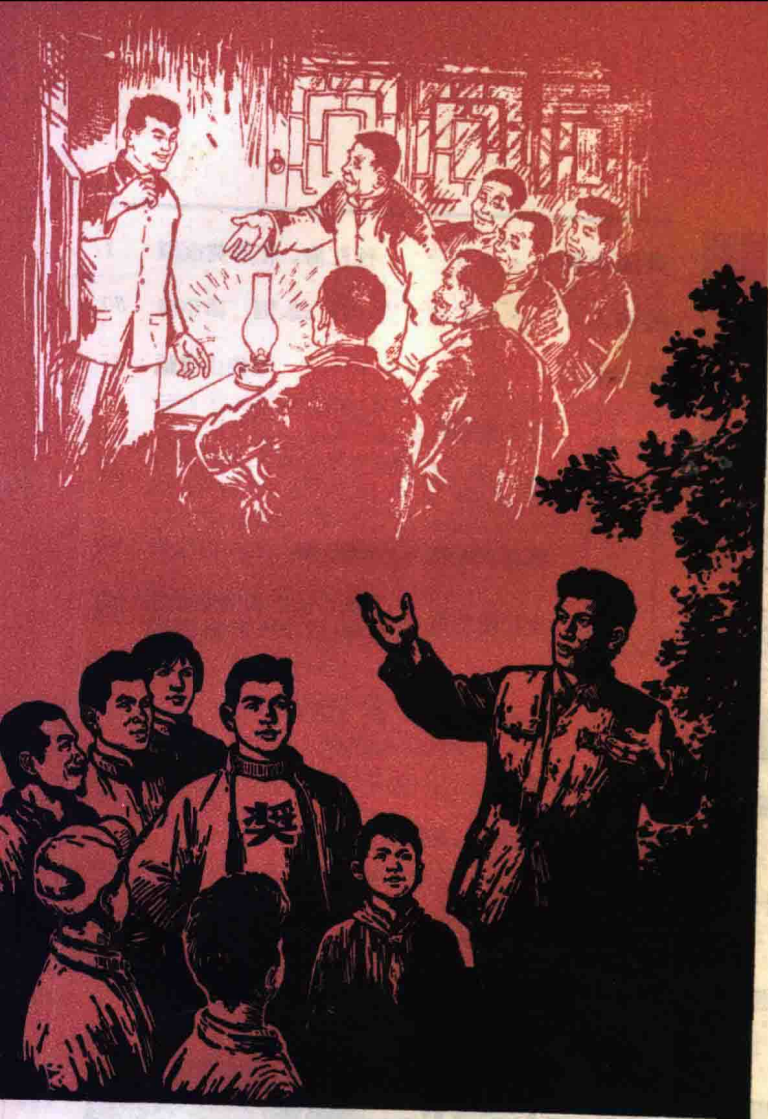




故事会

10

推荐《工人演唱》

工人演唱是以城市工矿职工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文艺材料丛刊。向职工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，为促进职工革命化，活跃工矿文艺生活服务。刊期不定。创刊号已经出版。由新华书店在全国城市发行。

工人演唱着重反映职工群众积极投入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、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以及歌颂新人新事新风尚的作品。此外，也适当发表一部分适合向职工推广的反映部队、农村生活的作品。

工人演唱发表作品的形式活泼多样，短小精悍，适合业余小型演唱。并附刊有关的辅导文章。

工人演唱与小舞台的分工是：前者主要面向城市工矿职工，后者主要面向农村，兼顾城市文艺活动一般需要。这两个丛刊都欢迎广大读者来稿和提出意见。来稿来信请寄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室。

故事会

· 第十辑 ·

编辑兼出版者 上海文化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78 号

印刷者 大东集成联合印刷厂

发行者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1964 年 11 月第 1 版

196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—150,000 册

统一书号：10077·1071 定价：(四) 0.17 元 开本：730×1035 毫米 1/32 印张：3 1/8 字数：55,000

稿 約

一、丛刊《故事会》的目的是帮助故事员解决故事脚本的困难，向广大工农群众和干部推广优秀作品，扩大社会主义宣传阵地，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。凡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传统的故事，不论是根据小说、报道、戏剧、曲艺、电影等文艺形式改编的还是创作的，只要可以供口头讲述，适合群众的欣赏习惯，我们都很欢迎。

二、以现代题材为主，欢迎歌颂三面红旗的故事，反映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的故事，反映新人新事、革命斗争和反对封建迷信的故事。

三、故事中的人物如果是真实的，用的又是他的真名真姓，来稿的时候一定要说明，并且注明哪一些情节和人物是虚构的。

四、文字一定要口语化，必要的时候，可以用方言；难懂的方言，请加注解。

五、短篇故事，最长不超过一万五千字；四五千字以下的小故事更为欢迎。中篇和长篇故事，字数不限。

六、故事的形式不强求一律，只要群众喜爱，欢迎创造多种多样的形式和风格。

七、欢迎各地文化宫、俱乐部、文化馆以及其他有关的宣传部门，帮助故事员把比较好的故事整理出来，寄给我们。欢迎各地专业评话艺人把适合故事员讲述的节目整理出来，寄给我们。

八、来稿请寄：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上海文化出版社，并标明《故事会》字样。

故

事

会

第 一
十 九
輯 六
年
十
一
月

芦蕩火种 · · · · · 沈江海、紀厚英改編 1

接班人 · · · 陆国楨口述 乔琦、国藩整理 30

馬字鎌刀 · · · · · 黎錦山改編 45

两个圓圈圈 · · · · ·

上海市卢灣区业余故事团集体編写 60
上海市卢灣区文化館整理

第三次婚期 · · 志坚、紀方改編 68

农村保健員 · 上海市南汇县书院公社
故事創作組集体創作 75

* 故事員园地 *

我爱讲革命故事 · · · · · 呂燕华 84

針对少年儿童特点,开展革命故事活动
· · · · · 辽宁省撫順市露天区中心小学 87

革命故事意义深远 · · · · · 沈新炎 94

封面图 顾炳鑫 盛亮賢 美术設計 周峰



Bcl96 / 22

芦 蕩 火 种

沈江海 紀厚英改編

一、进 蕩

抗日战争时期，江南地区的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，获得很大胜利。驻在江苏常熟地区的新四军，为了展开更大规模的反“扫荡”游击战，领导上决定把大部队集中到铁路西面去。部队转移的时候，有十八位伤病员，因为行动不便，县委决定把他们安置在沙家浜。

沙家浜是阳澄湖边上的一个小集镇，在常熟和昆山县的中间。因为新四军经常在沙家浜一带活动，所以沙家浜的群众和新四军的关系很亲密。沙家浜西面大路口有一家春来茶馆，是新四军的地下联络站。春来茶馆一面靠湖，里外两间房子，外面还搭了一个凉棚。地下联络

员叫阿庆嫂。阿庆嫂三十多岁年纪，以前在上海日华纱厂做工，受尽日本鬼子和工头的压迫，后来参加过很多次罢工斗争，加入了共产党。“八·一三”抗战以后，党把她调到沙家浜来做地下联络工作。她的公开身份是春来茶馆的老板娘。

阿庆嫂把十八位伤病员接到沙家浜，隐蔽在可靠的群众家里。伤员当中有一位郭建光同志，三十岁左右，瘦长个子，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，是新四军某连的指导员，这次腿部受伤，也留了下来，住在红军军属沙大妈家里。沙大妈，五十多岁，她生了七个儿子，老男人和五个儿子都被地主刁赖皮害死了，第四个儿子被地主逼得走投无路，六年前跑到江西，参加了红军，后来就和红军主力部队一起北上抗日，现在只有小儿子七龙在身边。

郭指导员住在沙大妈家里，已经有半个多月，沙大妈悉心照料，郭指导员伤势减轻了不少。这一天傍晚，太阳快要落山。郭建光同志躺在床上，觉得寒热已经退了，两条腿也能够伸缩了，就下床来走动走动，想争取早日恢复健康，重新投入战斗。正巧沙大妈推门进来：“指导员，你怎么起来了！快坐下！”连忙搬椅子，扶老郭坐下来。老郭笑笑说：“大妈，休养了半个多月，我已经好啦！同志们也等得拳头都痒了，都想早点回部队去。”“不行！你寒热还没有退清，走路东倒西斜的，怎么能回部队？等你们都长得结结实实，满面红光，能上山打虎，下海擒龙的时候再商

量吧！”“怎么？到那时候还想不让我们走啊？”“要依了大妈的心啊，十年八年也舍不得你们走。……”

这时候，門外闯进来一个十六七岁的小青年，他就是沙七龙。七龙奔进来就说：“指导员，有人逃难到村上来，他们说日本鬼子快要到小桥镇了。”正说着，阿庆嫂也来了，她说：“老郭，县委派人送来消息，说日本鬼子马上就要‘扫荡’沙家浜，情况紧急，要同志们立刻进芦苇荡隐蔽。芦苇荡里面有一块小高地，四面河港交叉，敌人一般不敢进荡。船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叫七龙兄弟给你们带路。”郭建光看情况十分紧急，立刻对七龙说：“快去通知叶排长，叫他赶快把伤病员集合起来，马上进芦苇荡！”七龙应声走了。沙大妈听说伤病员要进芦苇荡，心都痛了，她说：“老郭啊，我看芦苇荡不能去啊！芦苇荡里，上面没有遮盖，下面全是烂泥，白天太阳蒸，夜里湖水冷，身强力壮的人都受不了，你们有病的人怎么吃得消啊！”老郭说：“大妈，不要紧，从前红军长征，还爬雪山、过草地呢！芦苇荡比草地好得多了，你放心吧！”这时候已经隐隐约约听得见枪声，阿庆嫂说：“指导员，县委指示，队伍进荡以后，一不能动烟火，二不能高声唱歌。等鬼子一走，我就会派人去接你们的。”“明白了，我们坚决执行县委指示。”

沙大妈到里面去拎了一大篮团子，把指导员送出門来。排长叶建中同志，中等身材，腰里别两枝短枪，看见老郭出来，连忙迎上去：“报告指导员，伤病员已经全部集合



好,等待出发!”沙大妈对老郭说:“指导员,这篮团子你带去,可以给同志们充充饥。”老郭感动地说:“不!大妈,你留着自己吃吧!”阿庆嫂说:“这是大妈的一片心意,你就收下吧!”老郭接过篮子,握住大妈的手,激动地说:“大妈,谢谢你!”

枪声越来越近,伤病员上了船,开进了芦苇荡。

二、智 斗

送走了伤病员,沙家浜的群众立刻把耕牛、粮食和值钱的东西都藏了起来,年轻的妇女和姑娘也都躲起来了。

日本鬼子在沙家浜又是烧，又是杀，又是抢，“扫荡”了三天，连个新四军的影子都没有找到。鬼子司令黑田晁雄只好自认晦气，夹着尾巴跑了。

鬼子一走，阿庆嫂第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弄条船，去把伤病员从芦苇荡里接出来。阿庆嫂刚出去，却看见沙七龙急急匆匆从大路上奔过来：“阿庆嫂，不好了，胡传奎的队伍进村来了，地头蛇刁德一也回来了！”“哦！日本鬼子前脚走，他们后脚就到，怎么这样快？你看见他们有多少人？”“好几百，打的旗号是‘忠义救国军’，帽子上有国民党的帽徽。”阿庆嫂想想情况很复杂，胡传奎忽然变了“忠义救国军”，还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他这次来，是长住是路过也摸不清楚，因此她觉得暂时还不宜把伤病员接出来。就对七龙说：“快想办法给伤病员同志送点干粮去，把胡传奎进村的消息也告诉指导员。”“好，我马上去弄船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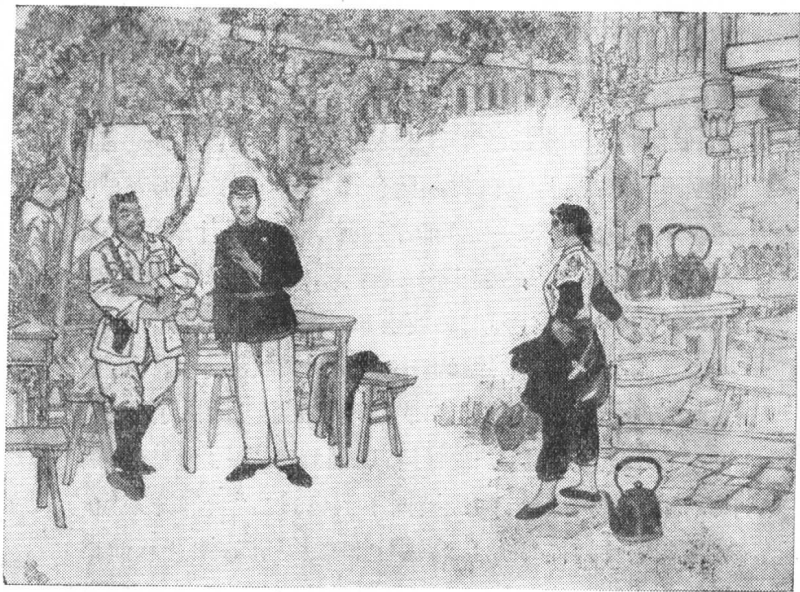
七龙刚走，胡传奎和刁德一就到。胡传奎是什么人呢？是个流氓，他手下本来有一帮人，七八枝枪，自称“抗日游击队”。抗战初期，有一次碰到了日本鬼子，胡传奎胡乱打了一阵就逃跑了，逃到春来茶馆门前，阿庆嫂看见鬼子追过来，就把他往水缸里一掀，救了他的命。后来蒋介石加紧反共，到处招兵买马，胡传奎也被搜罗了去，改编为“忠义救国军”，他摇身一变，当了“司令”，带三百名虾兵蟹将，表面抗日，实际反共。刁德一呢？是沙家浜大

地主刁赖皮的儿子，阴险狡猾，诡计多端。老百姓都叫他“地头蛇”。他是国民党军统特务，不久以前派到胡传奎这里来当“参谋长”。他们怎么会突然到沙家浜来的呢？原来，刁德一早已把胡传奎和鬼子拉在一起，这次是配合鬼子进行“扫荡”，鬼子三面包围沙家浜，留一面派胡传奎守着，妄想新四军会把胡传奎当作好人，自投罗网。不料连新四军的影子也没有找到。鬼子临走时得到情报，说新四军的伤病员就藏在沙家浜，所以命令胡传奎到沙家浜来，一定要想办法找到新四军伤病员。

胡传奎穿着马靴，挺着胖肚子，大摇大摆走进春来茶馆，喊：“阿庆嫂，一年多不见了，活得还好吗？”阿庆嫂说：“啊！是胡司令！请坐，请坐。托司令福，日子还过得下去。”这时候，刁德一穿着国民党军装，扛着两只瘦肩膀踱进门来，一对三角眼四面一转，就紧紧盯牢阿庆嫂，心里想：这开茶馆店，这个老板娘，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就问：“司令，她是什么人？”胡传奎说：“喔，她叫阿庆嫂，春来茶馆的老板娘。”“我土生土长，怎么没有见过？”阿庆嫂心里想：这条地头蛇不阴不阳，笑里藏刀，果然来得不善，以后要认真对付才好。只听得胡传奎说：“哦！她是‘八·一三’战争以后到沙家浜来的，那时候，你们一家人逃的逃，溜的溜，怎么会认识她呢！来！来！来！我来拉拉场，阿庆嫂，这是我的参谋长，是这里刁老太爷的大少爷。”阿庆嫂说：“刁参谋长，我借你地面上开个小茶馆，以后请你多照应。”胡

传奎说：“对！应该多照应，两年前，阿庆嫂还救了我的命呢！”他把阿庆嫂救他的事情一讲，刁德一吃了一惊：这女人有这么大胆量，必定有来历，倒要试探试探，就说：“佩服，佩服，阿庆嫂竟敢在日本人面前耍花枪，若不是有抗日救国的新思想，怎么肯如此舍己为人，毫不慌张呢！”阿庆嫂知道这是刁德一放的暗箭，就顶回去：“什么‘抗日救国’、‘舍己为人’，实在不敢当，只因司令平日肯帮我的忙，我开爿小茶馆，背后总要有棵大树做做靠傍，‘行得春风有夏雨’，我们开茶馆的，有点江湖义气罢了。”“嘿！嘿！嘿！‘行得春风有夏雨’，那新四军在沙家浜住了不少时间，阿庆嫂一定也是照顾得特别周到吧？”刁德一两只贼眼紧紧盯住阿庆嫂，阿庆嫂面不改色，说：“我们开茶馆的有几句老话，叫：‘砌起七星炉，铜壶煮三江，摆开八仙桌，招待十六方。’来了客人，都是紫砂泡龙井，客人一走，死活不问。谈不到照顾不照顾，周到不周到！”刁德一本来想试探试探，没想到阿庆嫂针锋相对，一点不露口风，只好说：“阿庆嫂到底是开茶馆的，说起话来滴水不漏啊！哈！哈！哈！哈！”阿庆嫂不睬他，别转身到里屋去了。

胡传奎听刁德一左右盘问，早就有点动气，心想：这家伙对我结交的人总是不放心。就说：“参谋长！你对阿庆嫂有啥怀疑吗？”刁德一连忙说：“司令，这女人眼观六面，耳听八方，胆大心细，遇事不慌，看样子有点来历，我们不能不防。”“阿庆嫂嘛！我相信她是跟我一条心的，你疑



神疑鬼做啥？”刁德一看他有点不大高兴，就掉转口气说：“我看她交游广，人头熟，要是问问她新四军的伤病员，她不会不知道。”“要问我来问，你问，一定弄僵！”“对！还是司令亲自出马！”

胡传奎对里屋喊：“阿庆嫂，我问你一件事情，新四军，你看见没有？”这两个家伙刚才讲的话，阿庆嫂早已听见，心里暗暗好笑：刁德一把这个草包抬出来，我正好乘此机会摸摸他的底。就跑出来说：“司令，你问新四军？有啊！还有伤病员呢！沙家浜家家户户都住过新四军，连我

这小茶馆里，也住过不少人。”胡传奎得意洋洋，连忙问：“现在他们在哪里啊？”“都走了！”“伤病员呢？”“也走了！”“走了？”“走了！你想，如果他们不走，日本鬼子‘扫荡’了三天三夜，把沙家浜象篦头发一样篦了一遍，怎么会没有找到半个人呢？司令！你们没有碰到日本鬼子吗？”胡传奎脱口就说：“‘萝卜头’老早碰到了，就是碰不到新四军！”阿庆嫂已经明白：鬼子碰到了，不打，一定已经勾结上了。刁德一见胡传奎露了马脚，连忙向他使了个眼色，就一起走了出来。

走到湖边，刁德一说：“司令，我看新四军伤病员一定没有走远！”胡传奎连忙问：“在哪里呢？”刁德一指指芦苇荡：“说不定就在对面芦苇荡里！”“芦苇荡？对！赶快给我搜！”“不能搜！芦苇荡无边无沿，地形复杂，会吃新四军的冷枪。”“那怎么办？”“我要叫他们自己走出来！”“你做梦啊！他们哪会自己走出来？”刁德一说：“我自有办法！”就把他的亲信刘副官叫过来，说：“去把老百姓集中到春来茶馆后面来！”胡传奎问：“叫老百姓来做啥？”刁德一说：“我要叫他们下湖去捉鱼摸蟹！”“捉鱼摸蟹？你嘴馋了？”“嘿嘿！不！芦苇荡里的新四军看见老百姓下湖捉鱼，以为没有事情了，就会自动走出来！我们每只船上派三个便衣队，到时候各船一齐开火，就可以一网打尽！”胡传奎翘起大拇指：“好！亏你想得出，怪不得人家讲你刁！”

等了一会，刁德一看老百姓来得差不多了，就站起来

“训话”：“乡亲们！我们是‘忠义救国军’，最爱老百姓，知道日本人在村上抄了三天，你们很苦，拿不出东西来欢迎我们，我们也不怪你们。现在，要你们下湖去捉鱼摸蟹，我们照市价收买！你们也不用怕日本人的汽艇，我们每条船上派三个弟兄保护你们！”老百姓想：我们冒着风险捉了鱼，还不都给你们这帮强盗抢去！大家都叫起来：“我们不去！”“我们不去！”“我们不去！”胡传奎见老百姓不肯从命，禁不住火冒三丈地乱跳乱喊：“谁不去，就枪毙！”

这时，阿庆嫂心里急啊！她想：乡亲们的渔船若是出湖，伤病员同志没有防备，就要遭殃；乡亲们若是违抗，又要遭他们的毒手！她左右为难，急得浑身冒汗，一时想不出主意。这时候又听见伪军喊：“不去！不去就开枪！”阿庆嫂听见“开枪”两个字，眼前突然一亮：对！开枪！只要枪声一响，同志们就知道岸上有敌人，会加紧提防。她急中生智，从墙上拿下一顶凉帽，把帽带绕在一把茶壶上，走到靠湖的窗口，把草帽和茶壶用劲往湖里“扑——通”一掷。

刘副官听见湖里“扑通”一声，急忙喊：“有人跳水！”胡传奎连忙拔出手枪，喊：“谁逃？老子枪毙了你！”他“呸！呸！呸！”连开几枪，伪军也跟着开枪。刁德一见势不妙，尽管连喊“不准开枪！”已经来不及了。胡传奎劲头还很足：“芦苇荡里一定有新四军，不然怎么会有人跳水出去？快上船，进荡！”刁德一说：“不用了！叫老百姓都解散！”胡传奎一听，更是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：“你一会风，一会

雨，怎么又不去了？”“老兄，芦苇荡里的新四军又不是聋子，听见枪声还会跑出来？”胡传奎恍然大悟：“咳！你怎么不早说呢？”刁德一咬牙切齿：“哼！给我把芦苇荡、港口统统封锁！船只全部扣留！我要叫他们困死、饿死在芦苇荡里！”

三、授 計

刁德一封了港、扣了船，夜里又落了一场大雨。阿庆嫂急得一夜没有阖眼，一清早起来，看见湖水涨了一尺多，而且还在一寸一寸往上涨，心里油煎火燎。想同志们芦苇荡里又有病，又缺粮，若是湖水再往上涨，淹了芦苇荡，那怎么得了！这十八位同志是革命的火种，县委把他们交托给我，若有什么差错，我怎么对得起党，对得起同志们！昨天派七龙去送干粮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，四处港口封锁得这样紧，会不会发生了什意外？

阿庆嫂正急得坐立不安，门外走进来一个人，正是沙七龙。阿庆嫂急忙问：“干粮送去了没有？”“没有。我昨天夜里扛着干粮走到湖边，发现预先藏起来的小船已经被他们搜去了，正要走，又碰到一个伪军，他追查得很紧，我把他扭到湖边，一脚踢进了阳澄湖，自己潜到湖底，才游到了芦苇荡，可是一袋干粮都被大水冲走了！”七龙难过得要哭出来，阿庆嫂安慰他说：“好兄弟，不要难过。同志们怎么样了？”“听叶排长说，带去的团子，郭指导员一

个也没有吃，都分给同志们吃了。吃了两天，团子不多了，别的同志也舍不得吃，都省给重伤号吃，重伤号又把团子分成小块叫大家吃。郭指导员饿得昏过去几次了，可是，他对我说：请党和乡亲们放心吧，我们能够坚持下去！没有粮食，已经找到芦苇根充饥，没有房子，天是屋顶地是床，青枝绿叶做围墙，第一流的疗养院也比不上它。”阿庆嫂感动得流出眼泪，又问：“湖水上涨，怎么办呢？”“同志们已经转移到一块比较高的地方，可是，水也已经没到小腿了！”阿庆嫂说：“眼看湖水还在上涨，情况十分紧急，可是县委指示还没有来，伤病员还不能转移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弄一条船，给同志们送点干粮去。”七龙说：“我拚死也去偷只船来！”

这时候，听见沙大妈在外面咳嗽一声走了进来。原来沙大妈一直站在外面给他们放哨，现在看见刘副官来了，连忙发出暗号。阿庆嫂又对七龙说了几句咬耳朵小话，就去招呼刘副官：“刘副官，你来得好早啊！”

刘副官是刁德一派来监视阿庆嫂的，他每天从早坐到夜，吃酒、赌钱样样来。可是，他知道阿庆嫂是胡传奎的“救命恩人”，所以表面上对她很和气，说：“阿庆嫂，你也早啊！我熬壶茶喝喝。”“刘副官，你说‘熬’，就不象自己人了！”刘副官看见七龙伏在台子上，就问：“这是谁？”阿庆嫂说：“是沙大妈的儿子。”“在这里做什么？”沙大妈趁势凑上来说：“这孩子得了病，想到城里去看医生，刘副

官，你行个方便，帮忙弄只船吧！”“弄船？哪有門路！”阿庆嫂说：“你看这孩子病得这样厉害，沙家浜又没有医生，你就帮帮忙吧！”说着，把几块钱往他手里一塞。这家伙接了钱，口气软了一点：“阿庆嫂，船不是没有，只是刁参谋长命令，一只也不能动，我实在作不了主，……”

这时候，外面传来“噠噠噠噠”一阵串铃声，一看，见一个走方郎中，头戴毡帽，身穿长袍，一手摇串铃，一手提布招，布招上写着“赛华陀”三个字，一面走一面喊：“专治疑难杂症，妙手回春。”阿庆嫂仔细一认，原来是县委委员陈天民同志，开心得好象久旱逢大雨，连忙招呼：“这位先生来得正巧，我们正要找医生！”刘副官连忙拦住：“刁参谋长有命令，不准外路人来！赶快走！”陈天民说：“我们走江湖的四海为家，哪个地方不去？”说着，拿出一张“良民证”给刘副官看。阿庆嫂说：“刘副官，这位先生常来看病，既然借不到船，就请他给孩子看看吧！”刘副官拿过阿庆嫂的钱，不好再拒绝，就往台子上一坐，心想：我在这里看着，想你们也翻不出什么花样。

阿庆嫂看他不上，连忙把陈天民迎进茶馆，指着七龙说：“病人在这里！”陈天民搭着七龙的脉搏：“小兄弟脉象悬浮，病在肾脏。肾脏属水，是不是水太多了？”阿庆嫂点点头：“是啊！”陈天民又看看七龙的舌苔：“舌红，中焦阻塞，是不是胸口发闷，肚里发慌？”“对！他刚才还说胸口闷，心里急呢！”“这个病是内有伤，外受风寒，加上饮食不